

## 第九十章 怎麼又白了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上京的清晨在今天竟是顯得如此熱鬧，使團門口竟是來了好幾拔人，北齊官員與錦衣衛齊齊讓開了一條道路，恭敬無比地半低下身子，對著那位“款款”行來的姑娘行了一禮：“見過海棠姑娘。”

海棠雙眼惺鬆，似乎是沒怎麼睡醒，她的雙手還是插在花衣服的兩個大口袋裏，打了個哈欠，問道：“你們在這裏鬧什麼？”

有位官員趕緊上來回稟道：“下官奉旨，前來請南慶正使範閑大人入宮，但是範大人這位護衛卻怎麼也不肯通報。”

又有錦衣衛與鴻臚寺的官員上來報出來意，總之都是要見範閑一麵。

海棠微微一怔，她似乎根本不知道這兩天裏上京城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，眼神裏略有一絲惘然，說道：“為什麼不通報？”

虎衛高達知道麵前這女子看著像村姑，但實際上卻是北齊的重要人物，更關鍵是使團在上京的這些天，少爺經常與這位奇女子在街上逛著，所以不敢怠慢，上前沉聲說道：“大人昨日飲多了，所以身體有些不舒服，正在休息，不好打擾。”

海棠略沉吟少許後，輕聲說道：“讓我去看看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她便往使團的正門裏走去。這些天她經常到使團來找範閑，所以使團的人早已經習慣了海棠姑娘的到來，見她邁步向裏走去，站在石階上的林文不由眼中閃過一絲慌張，卻也不敢攔阻。

高達卻是一心護主，眉頭一皺。手握住了長刀布柄，攔在了海棠的身前，沉聲道：“姑娘...嗯！”

最後的尾音變成了一聲悶哼！

海棠沒有出手，隻是微微轉了轉身子。那雙似乎永遠懶得離開地麵地布鞋，沙沙響著，而不知道為什麼，她的人已經到了高達的身後。

高達蘊積許久的真氣在這一刻找不到了渲泄地渠道，雙肩微微一顫，雙眼中精芒暴盛。

海棠微笑，回身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那張平常無奇的臉上閃現了一絲莫名的神采：“我和範閑是朋友，想來他此時會願意見到我。”

她的手掌將將落到高達肩上的時候，一道柔和至極的暖流遞了過去。

高達緩緩閉上了雙眼。右手虎口用力，長刀在身旁棱棱響著一轉，狠狠地戳入了腳畔的石地板中。碎石微亂，刀尖入地三寸有餘！

在這一照麵間，高達雖然身手極其高明，但依然及不上海棠的境界，更何況對方的身份畢竟有些特殊。所以竟是沒有辦法出招，便吃了個悶虧。

高達知道攔不住海棠，卻也不肯讓屋中地“少爺”單獨麵對海棠。所以黑著一張臉，轉身跟在那個搖啊搖的身影後入了院子。

後方北齊的官員錦衣衛識趣地沒有跟上，隻要海棠姑娘確認範閑究竟是不是在房中就成了，自己這些人，何必去冒險。

“海棠姑娘早安。”端著淡鹽水，手拿微型狼牙棒地王啟年滿嘴沫子，出現在海棠必經的庭院長廊之上，這位範閑的心腹見過海棠幾麵，也算熟悉。

海棠微微一笑。知道對方是來拖時間的，卻也並不著急，說道：“王大人手上拿是什麼？”

王啟年將那“微型狼牙棒”從嘴裏拿了出來，伸到海棠的麵前，笑嘻嘻著說道：“我家大人發明地牙刷。”

“牙刷？”海棠微微一怔，說道：“刷牙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為什麼不用楊柳枝？”

“因為這家夥兒好用，軟和，刷的細膩。”王啟年討好說道，這時候才發現將與自己的臭嘴接觸過地牙刷擱在海棠姑娘的麵前，是件大不敬的事情，趕緊收了回來，連連請罪。

海棠滿麵苦笑，搖了搖頭，往裏走去。王啟年將碗和那家什扔給下屬，屁顛屁顛地跟了上去，快四十的人了，跑的比兔子還要快些，一麵走著，一麵有一搭沒一搭地與海棠姑娘聊著天，又道範大人昨日飲酒過度，這時候隻怕還在歇息，姑娘待會兒再來如何？

其實所有人都清楚，這大清早的，海棠忽然出現在使團，當然不可能是路過，她是一定要看見範閑的。

...

行廊遠處，一個穿著白色衣衫的身影朝著二人望來。海棠有所觸動，轉頭望去，眼瞳裏不由彌漫出一絲寒意：“原來是雲大才子。”

言冰雲看得出來這位苦荷的關門弟子心情不大好，他雖然已經被錦衣衛放了出來但一向小心地潛居在後宅，就是不想刺激到北齊地官百員百姓。他入獄之前，正是海棠回到皇宮的時候，也曾經以雲大才子的身份見過一麵，今日與海棠照麵，不免有些幾分尷尬，沉默地退了回去。

看著麵前那扇緊閉的木門，海棠的眉頭皺了皺，伸手去推。

她是位姑娘家，雖然大都知道她與範閑有幾分交情，但是就這般去推門，不免也有些不合禮數。王啟年唬了一跳，便要去攔在門前，但是他的輕功是極好的，旁的本領與這位天之嬌女，卻有十八層天的差距，一道勁風拂過，那木門便吱呀一聲開了。

王啟年額頭滴下一滴冷汗，不知道來不來得及。

海棠靜靜地看著屋內那張大床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王大人，你退下吧。”

王啟年沒有動。

一個有些疲憊，有些寒冷的聲音從屋裏傳出：“王啟年，你退下。”

王啟年深吸一口氣，眼中現出一抹喜意，馬上回覆平靜，躬身道：“是，範大人。”

...

海棠輕邁蓮步而入，身後木門無風而閉，她似乎並不怎麼意外，也不怎麼著急，從桌上取出茶壺，往杯裏微傾了杯冷茶，淺淺啜著，然後坐到了那張大床旁邊的圓凳上。

大床之上，錦被之中，臉色略有些蒼白的範閑雙眼微含笑意，饒有興致地看著坐在自己床邊的村姑，片刻之後，說道：“你就準備一直這麼看下去。”

海棠伸手掌掩住嘴唇，打了個啞欠說道：“如果不是太後請我來瞧瞧，你當我樂意大清早地來看你的醜態？”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對於自己的容貌，雖然我不是很喜歡，但也知道與醜這個字沒有什麼關係。”他低頭看了一眼後說道：“我相信，她也並非是個醜人。”

在大被之下，範閑拉開衣襟的\*\*胸膛中，正伏著一位長發如黑瀑般的柔媚女子。

“喝花酒喝了一天一夜。”海棠似乎像看不見他懷中的女人一般，又打了個啞欠，“也不算什麼很漂亮的模樣。”

“你就準備一直這麼看下去？”

“我看範大人似乎沒有阻止我觀看的意思。”海棠微笑說道。

終究還是範閑窘了起來，說道：“煩請姑娘暫避一二，也好讓我懷中這位姑娘穿好衣衫。”他平靜說道：“姑娘可以不用給我麵子，但總要給姑娘麵子，女人，何苦為難女人。”

...

那名歌伎收拾好後，猶有不捨地回頭望了範閑一眼，那目光中的微怨微羞微媚，讓範閑在心中大讚她的演技。歌伎又略帶一絲敬畏地向海棠行了一禮，便拉起裙裾的下擺，小碎步退出房去，隻留下了海棠與範閑兩個人。

範閑依然躺在\*\*，雙手攔在腦後，毫不在意自己\*\*的上半身被海棠瞧了個精光。

海棠也直是位妙人，既不故作羞態，也不出言嗚斥，就像\*\*那位年景男子是塊木頭般視若無睹，直接說道：“你知不知道這兩天，上京發生了什麼事？”

範閑微微一怔，片刻後卻笑了起來：“算了，我也懶得與你做這些言語上的功夫。我既然身在上京，哪裏有不知道的道理。上杉虎這次虧了一批下屬，肖恩也被你們殺了，相信你的老師一定會很開心，恭喜姑娘，賀喜姑娘。”

海棠靜靜望著他，那目光中的壓迫感越來越強，但範閑卻像是感受不到絲毫，猶自微笑道：“不錯，我知道這件事情會發生，所以為了避嫌，我隻好把自己關在使團裏兩天，我相信姑娘能理解。”

海棠不知道他說的是真是假，但是先前在庭院間，借著王啟年的拖延，她已經給了範閑足夠的時間，誰也不知道海棠為什麼會願意這樣做。

既然範閑在使團裏，海棠知道也再問不出什麼，眼前這個看似清美的南方年輕官員，實際上是位行事滴水不漏的人物，自然不會被自己捉住什麼馬腳。

她站起身來，雙手插在大口袋裏，忽然饒有興致看了範閑\*\*上身兩眼。範閑暗運霸道真氣，那張清美的臉很應景的紅了起來。

“臉紅什麼？”海棠笑咪咪問道。

“容光煥發。”範閑忽然覺得有一種說不清楚的危險正在接近，一天兩夜的精神損耗，讓他的麵色馬上變得煞白。

“怎麼又白了？”

範閑深吸一口氣，微笑說道：“\*\*令人苦。”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